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聖主當陽
百神呵護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四

東莞 陳建 著 西湖 高汝栻 訂
高 冉禧 咸臨 正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正月四日乙亥 上親爲文祭告天地于南郊禮成 上即皇帝位于郊壇南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 四代祖考皆爲帝后

時京師雨雪連晝城市陰晦及祭告 上祝曰如臣可爲生民主伏望帝祇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當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至日天宇澄清香霧氤結凝露中星此天開景運之徵也

立妃馬氏爲 皇后立世子標爲 皇太子初 上率師渡江 后亦率將士妻妾纔至太平上居建康與吳

后言深合仁義之旨

漢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緝衣鞵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常助　上規畫動合事機　上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　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顛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上曰爾言深合吾意及是冊立爲皇后　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　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飢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

高后之德無與任姒以貧賤相惕以夫婦君臣相保致敬尤罙得諷諫之体

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爲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爲彌縫，卒免于患，殆尤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詬怒小過，輒謂朕曰：王忘昔日之貧賤乎？朕復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朝罷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以李善長爲中書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章溢爲御史中丞。○劉基、陶安、言于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

便得係教之本此三代有道之長

立東宮官

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上曰取法于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克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今古識達機務他日軍國重事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學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受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是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

詹事楊憲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 上諭善長等曰朕于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等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告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于安逸軍旅之事多忽

立典祀

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勑李善長陶安等曰自昔聖帝明王有天下莫不嚴于祭祀以交于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盡卿等宜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上聞于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

頒律令

○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修大明令命頒行天下諭之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刑措斯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朕

定軍法

至懷○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人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單身還第權皆出于朝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爲常○詔製宗廟器御○大宴群臣于奉天殿○上居新宮○命道士周原德往登來州諭祭海神○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 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

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已况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設尚寶司

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于內既事奉而藏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曰天子信寶以詔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勅命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勘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賚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廸有司凡邑守侍衛令牌之號六曰申木火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巡者有左半守者右半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稽直宿凡牙牌之號五曰勲

親、文武、樂以察朝參凡祭牌之號三、曰嘗、其執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二、曰嚴以肅直衛、曰善以潔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水、達、通、信、以給傳郵、通制命、

設登聞鼓于午門外

登聞鼓者、設于午門之外、日令御史一人、監之、有冤抑、機密重情、許擊鼓、御史隨即引奏、其無此等、及越訴者、不許、後又移置長安門外、令六科給事中、并錦衣衛官、各一員、輪流直鼓、收狀類進、候旨意一出、即差該直校尉、領駕帖、備批旨意于上、連狀并原告、押送各該衙門問理、其有軍民人等、恐嚇受奏者、聽錦衣衛直鼓官執送追究、教唆主使之人、治罪、所奏事情、立案不行、

征南將軍胡廷美、即廷瑞以避御宗改今名副將軍何文輝、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

友定志不
其元謝英
達喬花
不負友

吾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
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逆吾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衆
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圍之數與挑戰達里
麻等固守不出我師環其四門攻之益急達里麻不能
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欵詰旦總管程也先不
花亦率衆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詣已欲屠其城文
輝止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
私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申嚴號令毫髮無
所犯執參政陳子琦送京師〇上遣使詔諭友定友定
大會諸將殺使者瀝血酒甕中慷慨飲之誓衆死守至

是我師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諜千衆曰彼兵方來其氣勇銳難與爭鋒不如持久以困之伺間而動必有可勝遂嚴飭軍校巡城晝夜不少息諸將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携二心即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自始圍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火炮礟亂發我軍疑其内叛遂并力攻城友定見勢窮蹙乃與副樞謝英輔条政文殊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廼退於省堂桉劒仰藥飲之逹曾花赤白哈麻具服北面泣拜與謝英輔

皆自縊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遂舁之出水東門外値大雷雨復甦械繫送京師以唐鐸知府事友定福清縣人友定至京師　上詰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革豈人力所能爲爾竊據偏方敢固逆命害吾參軍殺吾使者陸梁弗服欲何爲哉友定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尚有何言遂誅之○楊璟等進兵攻永州元守將鄧祖勝求救于全州阿思蘭遣兵來援我師逆擊敗之遂進逼其城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收兵入城固守我師圍之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

永州下

盛璟遣指揮袁子明等擊之元兵大敗
二月王師已克寶慶既而復為元將周文貴所陷楊璟
遣千戶王廷進兵茱萸灘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
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〇胡廷瑞等兵進克興化遣
建陽降將曹俊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
守將陳國珍納款於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附

福建平

福建悉平〇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
為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勑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

取廣東

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
荊州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

帝心洞澈光明于民情遐邇無纖疑隔每諭敕詔成竹在胸不待臨臺追想也

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閩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懼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威布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道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部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

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郴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命都督康茂才、總率大軍往山東、參同大將徐達等、併取中原○

併取中原

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論之○徐達兵取東昌路、斬其守將中欒王元輔、進克棣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其郎中張仲毅出降

克東昌

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守臣李景昌遁○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

克永城歸德許州

取汴梁

精兵不如良將將勝不若主勝所言獨于古用兵之矣

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將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蒙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爲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于古哉。朕嘗躬親矢石、觀戰陣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基未遇時、知青田山有靈異、日手一編、面山而坐、月不暫釋。經歲。忽崖上豁開二扉。基亟擲書遽入內有

此等事跡若約妄然觀張良之遇圯老則與人之傳授名世之我生非自今始矣

呵之者曰此中惡棄不可入基不顧極力排而進其中卧色明朗穿石室方式壁上見七大字云此石爲劉基所破公喜引巨石推之應手折裂得一石函中有古抄兵書四卷懷之出纔展足而壁合如故歸閱之甚習然猶未得其肯綮乃多遊深山崇剎以訪異人久之入一寺見老道士憑几讀書知其隱者拜之請教道士不顧力懇而後舉書授之曰讀此何日能背誦則可不則姑去書厚二寸一夕記其半道士驚嘆曰子天才也遂傳其書中之訣兵法大進是以見異雲而知天子氣又未見雲而預定兵機淵微神妙知天合天也後基嘗以道士奏之　上上令驛召至闕年且八十容色甚少命與基及張鐵冠擇建官之地初各不相聞既而易圖以進尺寸若一上欲留之不可遂放還山不知所終

定賦役法

皇王應經營興作役及非時故定此例

定○賦役法法以田一頃出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遇有興作于農隙徵發○改大吏院爲司天監○詔湯和還明縣造海船以運征軍餉○左君弼自廬州走

披肝瀝膽而言自使弼一字一淚

安豐安豐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遣使陳河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群下之言以至于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若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于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稚穉之妻獨居寡處天各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

子誠感動

子為念何忍忘情于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以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决　上乃歸其母于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指汴洛君弼納款降命為廣東衛指揮僉事○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不下璟乃分兵遣周德興張彬進取全州元平章阿思蘭夜遁奔象州全州降道州寧州桂陽藍山常寧武岡州亦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劒元

却此作用大妙

可爲倡義之旗

末仕爲河源務副使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率衆保障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構亂眞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眞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千是成奴縛之以出眞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爲患成慙謝奴求賞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轄輪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已也眞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于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膺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炊火奴一號則群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于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穎歸之遂併有循

何眞可謂豪傑之上

海南海北悉降

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武陟徐瑞勸爲尉佗計者、輙斥絶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眞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

四月朔、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眞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門、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僞叅政邵宗愚據三山寨、殘暴。聞王師入廣、遣人約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及其徒黨、皆斬于市。馳檄往諭海南海北諸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畧定

眞識時
愛恩寵
不器

英德、清遠、連州、肇慶、德慶等處、廣東悉平、○廖永忠遣人送何眞降表詣京師　上賜詔褒眞、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竇融、李勣奚讓。特召眞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項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授直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兵克永州、先是璟圍永州

久不下乃于城外築壘困之鄧祖勝屢戰屢敗其萬戶何義千戶劉仲等皆被擒至是食盡力窮飲藥而死叅政張子賢猶率衆拒守璟聞祖勝死督兵四面攻之夜漏三鼓指揮胡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其城璟引兵進攻靖江令桂林府○命御史大夫鄧愈統領襄陽等衛官軍征取淮漢迤北未附州郡愈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傅友德分兵首取福山寨元右丞潘森見降進攻陵青寨黑山寨守將

開風遁又克仙人寨神頂寨元守將張邦院降達等進
兵洛水北塔兒灣元將脅同脫因帖木兒率衆迎戰常
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攢槊刺遇春
遇春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人敵敗散走脅同等奔陝
州其衆悉降遂督于河南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
魯溫請降乘勝進克陝州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
薛穆飛等拒戰馮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攻李思齊
營思齊棄輜重奔鳳翔我師取華州時陝西州郡皆李
思齊張思道（即張良弼）二人所據○河南諸郡皆下裕州守
郭雲勇而有謀累戰不克招之不從戰敗被執　上嘉

國初仕不分內外

卽位以來蠲免一

畫圖示戒

其忠義釋而用之○立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參政○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命指揮朱英復姓沐調守建寧節制邵武延平汀州三衛府英從大將征閩有功遂有是命未幾擢都督僉事○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陛下德昭垂訓莫此爲切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

修女誡

微曖之際聖明洞然

却竹簟清心寡源

官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習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覯覽庶有所警也○命儒臣學士朱升等修女誡諭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内出未有不爲禍本者夫内嬖惑人甚于鴆毒惟明主能察于未然其他鮮不爲所惑卿等爲朕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蘄州進竹簟却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蘄州所

進竹箄。固爲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定天子祭祀冕服。○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定宗廟時享之禮

五月。選國子生周琦等十人。侍太子讀書禁中。○馬勝既拔潼關。請于達曰。潼關三秦門戶。最爲要害。李思齊張思道日所覬覦。宜擇將益兵爲戍守。達命郭興統指揮張龍于光等守之。○上巡幸汴梁。議定都。兼謀取元都。○廖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翊以便宜行

事入廣西行次滕州聞我師至即募兵迎戰民無有應者既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部走鬱林亮祖勒兵追斬之于是潯貴等州郡以次降附亮祖分兵道府江進克平樂府○王禕出為漳州府通判上疏曰臣聞自古

既出為通州兵猶不忘寘圍

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為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番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年之業簡冊所載不可

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于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秋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摶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租賦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于心者自然忠厚，施于政者自然廣大。所天承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陛下建國之始

開國名臣第一大奏疏

情辭剴切洞理甚要

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
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冒死以聞　上
嘉納之
六月周德興克全州郎分兵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
援楊璟引兵抵靖江城下屯于北關張彬屯南關合攻
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衆固守璟遣丘廣攻奪閘口關
克其北門月城及其水隘復攻西門不利相持兩月朱
亮祖亦自平樂率師來會屯于東門象鼻山下攻之益
力也兒吉尼勢窮蹙驅兵南門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
獲其萬戶皮彦高因使彦高陰購其杷水元帥張榮榮

廣西平

麾下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至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鬬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與歸爲識約四鼓從靖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衆徑進也兒吉尼聞之倉皇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峒

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黄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顔各遣使齎印章詣軍門降○廖永忠兵次潯州容州同知明安普化降進次貴州鬱林州知州張那海亦降進克横州次南寧元上浪屯田千戸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等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眞守城遣指揮

耿天壁等討元平章阿思蘭于象州師至賓州阿思蘭遣部將李左丞拒戰天壁擊敗之阿思蘭知勢不可爲率所部詣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

南陽平

○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降討平麻張新寨及信陽玲瓏寨遣指揮王成等攻破光石腦山寨擒張成劉敬等六十餘人斬之葉舞陽魯山等縣相繼降附南陽悉平　上以中原兵難之後老稚孤貧者多遣使賑恤○潼關以東皆平　上命諸將旋師進取元都

進取元都

上亦發汴梁回京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　上諭之曰朕初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

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鬬于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故毋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群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掠擄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荅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

規取河北

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行○以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留守汴梁○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旦至晨方息越二日又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

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遂自中灤渡河取衛輝元守將龍二棄城走彰德進克獲加降縣尹吳守信俾守衛輝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其部將楊義卿來降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鼎先遁邯鄲縣尹都文玉降克趙州獲元豹邢保部將侯僉院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爲向道遂檄諸將各率馬

步舟師大會于臨清進取元都遣顧時浚閘以通舟師先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遁至直沽獲其海舟造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等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捍禦海口望風奔走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朶兒只進巴等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獲甚衆俺普等皆遁

我師方將向燕未決駐郡稍久府濟寧知府方克勤要宦勢吏爭索芻糧日夥于前克勤俯應翩決無不如意諸軍稱能朱亮祖率舟師數百艘北行水涸舟膠不可動脅克勤即取五千民夫決河否則軍法從事克勤不忍傾民泣禱于天夜二鼓天大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順發莫知其由克勤孝孺父也

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爲營衆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

克通州

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爲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遂克通州○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遲明召群臣會議于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徽欽御壁求活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厮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即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

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如上
都
八月二日達自通州率大軍向大都令尹堅長刀突陣
兩手生擒金虎符二將卿刀于口而馳元兵莫敢近至
齊化門塡濠登城而入達登門樓執元淮王及丞相慶
童平章迭兒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
府庫圖籍寶物及封故宮殿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
宦寺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
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　上以定鼎金陵每以
六朝國祚不永歷代帝王皆都中原意欲遷都及得汴

設六部官

梁親往視之故有北京之建既而復謂群臣曰大梁四
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凋弊不可重勞與築也罷
之又有言遷于長安以漕運艱難而止監察御史胡子
祺請遷都關中不報又嘗議建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虜
以問廷臣翰林修撰鮑頻對曰胡主起自朔北是以立
國在燕天運已改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殿已
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復止後雖營鳳陽為
中都然竟亦泥于劉基之言而不遷也文廟因封　燕
王得天下然後定都北平○放元宮人○京師天鼓鳴
十一日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赦○設六部官

此與通紀所載大同小異然此獨詳書

職以分理天下庶務○上之北巡也命丞相李善長劉基留守京師　上語基督察奸惡以肅輦轂雖內府之事亦宜糾舉基素剛嚴凡中書僚吏有犯即爲捕治宦監工匠不肅遂啓皇太子捕寘諸法人皆側目畏之會中書都事李彬犯法彬素附善長竊美威福善長托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　上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於神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卿之及上還愬基者多訴之善長亦言其專制語頗切　上不聽會基有妻喪因請告回籍○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

御位以求訪求賢才一

守令賢則民有賴祿秩厚則官鮮邪貪賢所以致民也

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斷、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至大也○徵天下賢才進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上語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而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

九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陶安卒、上哀悼親製祭文、

觀聖主此諭則後世風聞言事者非矣

取山西

下詔求賢二

遣使祭之追封姑熟郡公時有御史言陶安隱微之過
者上曰朕素知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
于道路上曰御史但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
盡職乎命中書省黜之○元將王左丞自河中率將攻
潼關指揮于光持矛大呼橫衝其陣敵衆披靡光乘勝
奮擊追奔數十里李思齊等自是不敢復窺潼關○大
將軍徐達遣孫興祖俞通源等帥師進克永平府常遇
春傅友德等略保定山中今定州河間俱下之上以元
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下詔求賢曰朕
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

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
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于
岩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歟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
歟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
壯行思致堯舜君民者豈可汨没而已哉今天下頗定
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
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十月詔改元燕京爲北平府置燕山等八衛以都督孫
興祖華雲龍守之○常遇春等進取眞定○司天監進
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

將自擊鉦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㷀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以耆儒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爲太子諭德○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楊璟征南班師還京　上復命和璟俱爲偏將軍統兵同大將軍征山西又調右副將軍馮勝帥師由河南進征山西渡河克武陟下懷慶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進取澤州破磨盤寨進克潞州

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帥師伐北平道真定趨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其未附山寨遣傅友德薛顯略平定州取

七朶寨、遺陸聚攻車子等寨、及井陘、鳳山、鐵山、城山寨、皆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鄧愈討蜀之叛張樸之悉定金商均房、數州之境○召劉基還京師、手詔曰、爾昔從朕于群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于彭蠡之鏖戰、砲聲擊裂、猶天雷之臨首、諸軍納喊、雖鬼神也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冊、庶不負昔日之多難、但着鞭一來、朕心悅矣、基至京、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上欲授 基爵、基固辭曰、陛下

[illegible]良頂
[illegible]之意

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

太祖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畧基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質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口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啣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泉初莫肯信至夜半蕭所指地果有雲欲基之言衆以爲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

以張正常爲眞人去其天師之號上謂群臣曰至尊惟

○○○○

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改天師印爲眞人印

○命告訐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爲令○克元都詔衣

悉復中國之舊

冠悉復唐制士民皆束髮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于是悉復中國之舊○遣

訪求賢才　三

建大本堂

建信錄曰使服義各盡則無補鼎之禍故惟聖祖爲能先見其

文原吉詹同魏觀等分行天下訪求天下賢才因諭以宜精鑒吉等對曰陛下昭德四海正賢俊丕應之口臣等敢不盡心　上曰人材不絕于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爲害甚大卿等愼之○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以教太子諸王分番直宿仍選才俊之士充伴讀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上御文樓太子侍因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　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爲帝又輕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

若爲諸子諱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〇遣使以即位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爪哇西洋諸國各夷君長

十二月徐達與諸將議曰聞擴廓帖木兒出太原由保安經居庸進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其法所謂扼吭擣虛者也若彼還兵救大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其鋒甚銳萬騎突

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十騎衝却之敵軍于城西指揮郭英憑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刼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刼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達從之會擴廓部將貉鼻馬潛使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爲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炮伏兵亦舉火鳴炮遇春等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敵軍大潰亂自相殺戮擴廓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鬨變倉卒不知所出亟納

汪河可媲蘇武容陳方略才又過于蘇武矣

靴未竟跣一足急踰帳後出乘驏馬以十八騎遁去遂克太原鄧奧馬帥餘衆降達復遣將邀擊賀宗哲軍于石州敗之脖忻霍絳猗氏平陽等處皆平○擴廓懼走甘肅始以行人都事汪河還朝癸卯歲奉使被拘于陜右至凡六年抗厲不屈完節來歸 上嘉重之擢爲吏部侍郎河備陳虜中事且上方略擴廓帖木兒竟由是取敗○一日朝退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商紂崇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

此爲四着當審其机也

提醒多少

賞。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各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當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燄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驕淫奢侈。但恣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但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已歸。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軍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

守法勿忘貪贓之時勿爲驕奢淫泆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安南國王陳日煃高麗國王王顓俱遣使朝貢

定官民喪服之制

己酉洪武二年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召蒙古舊臣問政事得失馮翌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　上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于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于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精晰之理不逐影響

武有祭于功臣廟而太廟不與者 上之權度非後人所測識

○命立功臣廟于雞鳴山、定太廟功臣侑享、功臣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一人、命死者塑像于廟祀之、生者仍虛其位、侑享、則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已卒祀廟中、後罷桑、安、而徐、常、李、鄧、湯、沐六人、俟其卒進侑、皆上親定也、

命建蒙古右丞余闕總管李黼祠、祀之、褒崇忠義、以厲風教也、

命都督孫遇仙等十八人祭天下五嶽五鎮四瀆四海之神○諸軍攻大同路因延太和嶺之西北、次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山西等處稅糧又立桑麻科徵○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

免稅糧三

皇后親蠶

修元史

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

二月　上耕籍田既又命　皇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爲祭祀衣服○詔修元史以左丞相李善長監脩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褘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于當時是非公于後世故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踈濶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

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纂修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置河間長盧河東陝西二都轉運鹽使司○命祀馬祖諸神築壇于後湖○詔立皇陵碑加
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二年更爲皇陵立衛守之○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酋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欵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

保全多少物命真仁者之將

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以天護爲本司同知○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時城中守兵僅千人也速將萬餘騎營于白河、守將曹良臣謂其部下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乃密遣指揮許勇等于沿河舟中各樹赤幟亘三十餘里鉦鼓之聲相聞也速望之驚駭遂引衆遁去城中出精騎渡白河追之不及而還○鄧愈下唐州以指揮朱某守之後唐州兵亂殺朱指揮蘇家寨賊將老馬劉及南陽郡縣皆相應而起事聞命楊璟至南陽首諭之由是協應者皆散乃專

攻唐州、一鼓破之、南陽悉平。○大將軍徐達等兵克河中府、取陝西、攻西安府、

三月大軍至西安、列營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遂遣馮勝進取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為。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尊尚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

如終開諭相示非激之使下也其如不悟何哉

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戎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戎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子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

畢竟爲上 所感

齊見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惑之、及是王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奔臨洮、四月、大將軍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以備戰鬬、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傍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兵克隴州秦州及鞏昌、乃遣馮勝統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思道弟張良臣守慶陽、聞王師

克臨洮大懼亦以慶陽降顧時戴德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大將軍送李思齊赴京入見　上以其順天愛民籌策之良視元將崛强北奔者爲優深加慰之命爲江西行省縣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陝西鳳翔府寶鷄縣進瑞麥一莖五穗三穗者一莖二穗者甚衆群臣皆賀　上曰朕爲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也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于聖德○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剽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刼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衛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

官軍出海捕之，遇于海門之上帮，及其未陣，麾衆衝擊之，所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兵器海舟，奏至，詔以德陞本衛指揮副使，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德被命，復往捕之，倭寇皆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

五月大將軍徐達進征平凉，張良臣復叛，達怒，趣至涇州，諸將咸以師來會，達恐良臣黨與相扇爲孽，撥乃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命通源將精騎略其西，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顧時略其北，達帥諸將趨慶陽，以兵四面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麾兵擊敗之。〇立天下隊

保倉○上命常遇春自鳳翔赴北平以李文忠爲副遇春道三河度鹿兒嶺敗元將江文靖于錦州獲其士馬千計至大寧也速迭兒戰敗走進破開平元君又奔北追至北河俘其宗王慶生等遂進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分兵餘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斬其將尚任全師還京

七月七日次柳河川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訃聞上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柩至龍江　上親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　上念其功不置謂廷臣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阯占城莫不稽

首奉命以十分言遇春居其八九　命追封三代皆王爵長子茂封鄭國公次子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爲皇太子妃配享　太廟位第二

遇春沈鷙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出則摧鋒逆戰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未嘗不與古人合每差長于六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亦雅愛之終始無間唯性稍好殺而淺以此遜于大將軍云然而一時稱名將者必日徐常即上亦均重之每舉以勵諸將必日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批擣介裂前無勁敵卻掃千里流血漂鹵此開平氏所以揚帝烈也誠哉

徐達率諸軍趨慶陽駐于東原令馮宗異湯和顧時戴德以兵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良臣復自西門出戰馮宗異以兵擊之良臣走還時王保

保自寧夏遣竹笴來慶陽、良臣因復遣還寧夏、求援徐
達、別將李海明邏獲竹笴斬之、以徇城下、張良臣復乘
大風出兵、與我師接戰、我師擊敗之、良臣懼、登城呼呂
德約降、大將軍不聽、初慶陽小元帥見王師攻城日急、
欲出降、爲良臣所囚、至是城中降者、夜劫小元帥出詣
大將軍營、遂受之、令軍中無虐降者、初良臣之復叛也、
自以其城高險、而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養
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
其凡恩道與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薛札兒爲羽翼、姚
暉葛行之徒、爲牙爪、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列營

城下以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又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乏絕至煮人汁和泥嚥之平章姚暉熊左丞胡知院萬人等知事不濟爭開門納降達勒兵入自北門良臣父子俱投井中達命指揮朱果引出斬之遣指揮陸成赴京奏捷明日誅良臣之黨柴知院等二百餘人收其小平章等銀印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先是賀宗哲攻鳳翔城或隧地或突至甕城凡十五日指揮金興旺知府周興等嬰城拒守隨方備禦敵不得入至是聞慶陽城下宗哲乃引去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京

上命 皇太子率百官迎勞于龍江入見 上撫慰懽甚復命 皇太子送永忠歸第○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僞夏主明昇竊據巴蜀未下 上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皆决于母彭氏及其僞丞相戴壽璟至蜀諭以禍福昇欲奉國入覲牽于群議不决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能從○詔李文忠代領常遇春之衆應援慶陽文忠行至太原聞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君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于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盛不可復制豈不失机

衆曰諾遂由代出鴈門關

九月師次馬邑元邏騎數千猝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將平章劉帖木進次白楊門又擒黠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先遣人間行達大同城中使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衆來攻文忠令飽食堅壁不動先以兩营誘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飢疲乃分軍爲左右翼身當先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輜重馬疋無筭遂進兵逐孔興至東勝州莽哥倉不見虜而還先是元

至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與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意矣。

十月，命天下郡縣皆立學校。○甘露降于乾清宮後苑之上。

是月十三日，甘露降于蒼松之上，光潤如酒，凝結如脂，又如珠昉，白飴甘，彌布松柏，鬱列氣達，左右勃鬱淋漓，薰極太和，李善長等率群臣稱賀。

吳禎曰：永樂十七年十一月，甘露降于孝陵松柏之上，凡四日，凝為玉脂，融為膏液，纍若貫珠，聯若綴貝。仁宗為太子時，居南京，採取馳獻，成祖祗薦宗廟，頒賜百官，芳美旁達，莫可擬倫。近有一種名曰爵錫，其色白濁，其味甚甜，其臭松脂，膠之膠舌，頗重，飢食之致病，多食之則死，此其驗也。臺憲之臣不辨真偽，槃取以獻，其褻瀆貽譏，不亦甚哉。○龍飛紀畧等

定中原大賞從征將士

書止載降于乾清宮而後又復屢降于鍾山不特永樂十七年已也

十二月定中原大賞從征將士有差○殘元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以兵來襲蘭州奄至城下守將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恃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于是整兵出戰保保兵少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時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大軍行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

于光死

守益固敵人向夜登城守兵擊却之相持數月溫屢乘其怠輒擊破之俘保攻不利又聞大軍至乃引去

賊之登城也千戶朱祐被酒醉臥不覺巡城軍擊却賊遂圍解還甘肅溫執朱祐將斬之知事朱友文諫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之以徇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今賊已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于事且有擅殺之名竊以爲不可溫悟杖祐釋之上聞謂輔臣曰友文以幕僚能守朝廷法以直言諭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賚予以勵遂賜綺帛各五疋上加于光忠節遣使祭以少牢命配享功臣廟

御史中丞章溢卒上憫悼親製祭文遣人祭之

溢有文武才溢官所至有成績天性孝友撫世酬物一本于誠每臨大事議論不避權勢必折衷于理妙有謀上委曲從之其居母喪悲戚過度親負土石感疾而卒○溢在元季會斷盜寇龍泉得溢從子存仁將殺之溢出謂賊兒幼不足殺願殺我賊方懸募購溢今得之大喜爲釋溢于延坐問計溢漫罵曰計

守此實訓其社稷無窮之利何必他求

安出爲盜不已且死脅賊怒縛盜杖以刀痛脅欲以降之盜愈不從賊竟不能害夜紿守者乘間脫歸某里中年少擊賊大破之後散兵匿廬山轉入閩上東帛聘盜由營田司積至御史中丞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于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于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

忠告之風于青田見其遠古

蔽護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人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勲舊且能和輯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善長罷次當揚憲憲素善基力以爲不可 上怪之問曰卿不愛憲耶對曰惟愛之故欲全之耳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

國初將才其衆相埒惟陶安最溢然相繼卒惟公與桂彥良乎惜不及之

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胡惟庸何如、曰此褊淺殆甚于憲耳　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僨轅破犁。　上曰吾固欲相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奈煩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上卒相廣洋、廣洋以巽需敗而憲又以怙寵敗也、繼相惟庸、基壓然曰不吝生禍哉吾言驗者也。後庸以大逆誅夷〇右副將馮宗異守平涼以關陝既平胡虜畏服不請于朝輒引衆還及見、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內鎮撫關中、國家所托

非輕也乃不俟命輒引衆還閫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 上以其勲爵姑置之

十二月占城遣使來言安南侵擾命編修羅復仁主事張福齎詔諭之二國皆聽命罷兵至是復遣中書省管勾甘桓等齎詔封占城阿荅阿者爲占城國王